南臺舊聞

古之仕者心敬其官官宿其業而修其方精能
之至覺入乎神五行可分而主神龍可豢而擾
司馬司空倉庾之屬咸世其官以為姓氏非若
後世遷除更代傳舍其署也降及春秋其風未
改晉悼公使為太傅者修范武子之法為司空
者修士蔿之法是故古之仕者難而易任之專
也後之仕者易而難責之備也漢以來職掌繁
重體勢軒揭表裏百司幹維攸繫莫過於御史
臺北平黃玉圃先生任御史精白一心恪居官

次退食之暇必稽於彝訓而諮於故實於是有
南臺舊聞之纂祖范以通家末契得受而讀之
讀竟作而言曰有虞命官尚矣周書立政篇首
文極與竒周公稽首而告啟其端未發也在廷
咸戒於王不過祇誦官名不益一語公即繼以
歎美知恤兩字義蘊無窮何簡妙若此至於周
官冢宰一職挈要提綱包絡巨細朱子所謂從
聖人廣大心中流出者又極其詳容茲編可謂
詳矣詳而不蕪體要兼該前八卷建官命職之

源流也後八卷居官奉職之軌迹也身為監察
上誌提綱明有統也官之低昂添省職之分并
重輕惟上所令代有不同至於顧名思義以守
道為守官前哲之話言行事炳炳烺烺古今一
揆也易是轍而足為永戒者亦古今一揆也先
生學古入官典常作師纂是編網羅往代未載
本朝蓋以
國家令甲藏諸冊府布在有司較若畫一非如
往代傳聞異詞數典易忘待考信而詮次也且

是編用以禔躬而卒人所謂宿其業修其方者非以為當世得失之林也故目曰舊聞云爾不遺檮昧屬為校讐且序其端范也何敢為序辭不獲已聊託於子政子固校書皆序之之例而作序亦無嫌進越焉常熟陳祖范拜譔

周官御史為太史之屬掌受冢宰之成法著令而布
之邦國都鄙職任甚輕故其下屬史至百二十人以
所司惟贊書也至漢寖重迨唐貞觀元年制諫官隨
宰相入閣議事然後其重與公卿相倚朱子謂太宗
所以致治之根源端由於此唐以後任是職者多自
矜奮以不能其官為恥余以非材濫與玆選又恭
簡命巡視臺灣大懼隕越每覽篇籍凡事關職任前賢風
節可為後世表儀及枉道狥私垢汚在人齒頰者輒
默識焉以自鏡又念自唐杜易簡至前明劉宗周紀
御史臺事以為法戒者無慮數十家而久之皆凋零

磨滅間有存者購索甚難

本朝董正治官

列聖明目達聰諸前輩讜論嘉猷科抄始出為海内傳誦者不少而余所聞見多闕乃按前史附以所聞知分為十三類存其崖略觀省之餘兼與二三同志交相砥勗至於旁搜博採備輯章疏以繼歷代名臣奏議之後則博雅君子當别有撰録非寡昧者所能任也唐分臺職為二以中書省為西臺御史臺為南臺故今所述名曰南臺舊聞云

康熙壬寅初秋中憲大夫巡察福建臺灣湖廣道監

察御史内陞正四品黃叔璥識

凡例

南臺舊聞爲監察御史而志也故事臺無長官彈劾不相關白是編當從監察始然而御史臺表正紀綱闕之則事體不備志提綱

古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中丞即今左右副僉都御史通典治書侍御史舊御史中丞因附中丞之後皆憲長也其居官事蹟卓然可紀者分附提綱之後爲臺官表式焉

官署異名曰府曰臺曰院曰寺所謂三院五院

者皆布列於御史臺中無可分也次憲署
御史位亞於大夫中丞風紀之任則同隋始置
監察代有沿革然檢校之職憲旅之司皆蘭
臺也唐有臺院侍御史隸焉殿院殿中侍御
史隸焉察院監察御史隸焉今併其二於察
院則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宜並録也次建置
狐裘表萬民之望大車懾淫佚之思儀之效也
獬冠絳幘八印三騶體莫崇焉然風裁峻整
之目單騎不損重籠街不加威次官儀

官或要而不雄或雄而匪要御史則雄要兼之
所以儀型百僚為耳目紀綱之司其何以克
稱厥職次職任
監察所掌實繁且劇國有大政集闕廷預議內
而獄訟勅下臺推案有故出入會法司理辨
之外而糾繩四方與夫督學監紀邊屯河漕
鹽茶之屬非止一事次差判
犯顏廷諍以補袞職鋤奸詰慝以清周行白簡
青蒲鷹鸇搏擊可敬可慕之迹班班可考則

讜論切諫彈劾宜連類而志
乘傳而出啣命而入澄清矜恤多所平反紓九
重之憂勞培萬姓之命脉斯無忝五衘六察
之任次按録
危言正論倜儻非常之人所樹立也而丰裁峻
整實始基之一旦臨大節百折不撓伏鈇質
而不辭節槩凛然於今為烈次風節
旁搜博採遇有異事可傳一行可表不忍棄遺
恨多放失又或書及先世知貽謀之有由事

屬後昆見清芬之勿替凡以申仰止非徒備
談資也以雜錄終焉
兹編所載前明事實從前雜取稗官野
史毀譽失真乾隆四年明史成悉為改
訂庶可信今傳後

南臺舊聞目録

鑒定

桐城方　苞望溪

宜黃鄒　山少水

常熟陳祖范亦韓

參校

門人高從龍雲墀

姪　千人證孫

元鐸振路

元幬容萬

登賢雲門

男　守謙若谷

南臺舊聞卷一

北平　黃叔璥　玉圃輯

提綱一

御史臺　都察院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周禮春官

吴氏曰內史書王命外史書外令御史為二官之屬則贊二官之書魏氏曰御史所贊冢宰治令書寫藏其副

瓊山邱氏曰御史之名始見於此然其所職者乃邦

國都鄙之治令以贊冢宰者也漢因秦制而設此官

則專以司糾察之任名雖同而制則異矣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掌贊書而授法令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髠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為糾察之任通典

杜周傳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府也又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師古曰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漢書注

金吾車輻棒也以銅為之黃金塗兩末御史大夫司隷校尉得執焉古今注

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謂三臺自漢罷御史大夫而憲臺猶置以丞為臺主 晉書

梁及後魏北齊謂之南臺北齊王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游道為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亦曰霜臺 潛確類書

梁武官班多同宋齊之舊御史臺掌糾察彈劾中丞一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檢校御史各十二人煬帝三年增置謁者司隸二臺并御史為三臺 隋百官志

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

比爲舊制但聞風彈事提綱而已其鞫案禁繫則委之大理貞觀末御史中丞李乾祐以囚自大理來往滋其奸又案事入法多為大理所反乃奏於臺中置東西二獄以自繫劾開元中大夫崔隱甫復奏罷之其後罕有風聞彈舉之事多受詞訟推覆理盡而後彈之將有彈奏先牒監門禁止勿許其入武后時改置左右肅政二臺別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二十人又置肅政臺使六人受俸於本臺略與御史同尋罷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縣龍朔以後去肅政之名但為左右御史臺太極初竇懷貞表請依貞觀故事遂廢右臺而本御史臺官復舊廢臺

之官並隸焉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主簿一人內供奉裏行者各如正員之半（通典）

員數品從唐制大夫正三品（百官志一員 六典二員）中丞二員（百官志正四品 六典正五品）侍御史（百官志六員從六 六典四員正六）殿中侍御史（從七 百官志九員 六典六員）監察御史正六（百官志十五員六典十員）（烏臺筆補）

唐三省舉綱維御史臺肅庶僚（廣治平略）

唐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而以御史臺為南臺故今都察院可稱南臺不可稱西臺惟唐人稱李栖筠為李西臺宋人稱李建中

爲李西臺按建中以分司西京猶近理栖筠官御史大夫而呼西臺則不可解矣分甘餘話

御史臺事總朝綱職司天憲五代會要

御史臺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大事則廷辨小事則奏彈其屬有三院凡祭祀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宋職官志

宋仍唐制止爲兼官中丞除正員外或帶他官者尚書則曰某官兼御史中丞丞郎則曰御史中丞兼某官給事中諫議則曰某官權御史中丞事次有知雜御史一員副中丞判臺事元豐三年李定請復六察於是以御

史專領六察其後大正官名不除大夫檢校官帶憲銜者亦除去以中丞爲長知雜御史爲侍御史言事官爲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爲監察御史舊以中丞兼檢理使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監察御史兼監察使至是使名悉罷文獻通考

治平元年閏五月詔御史臺閤門十日一具細書班簿以進自今大書爲冊月上之烏臺筆補

石介曰君有佚豫失德悖亂忘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兇悍不

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彈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之餘可知矣

御史臺太宗會同元年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會同九年見御史大夫耶律斛斛里重熙七年見南面侍御壯骨里遼志

御史臺登聞檢院隸焉御史大夫掌糾察朝儀彈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内外刑獄所屬理斷不當有陳訴者付臺治之御史中丞貳大夫侍御史二員掌奏事判臺事治書侍御史二員殿中侍御史二員每遇朝對立

於龍墀之下專劾朝者儀矩凡百僚假告事具奏目進呈監察御史十二員掌糾察内外非違刷磨諸司察帳並監祭禮及出使之事金百官志

金制大夫一員從二中丞一員從三侍御史二員從五治書侍御史二員從六殿中侍御史二員正七監察御史十二員正七烏臺筆補

張雄飛奏古有御史臺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官姦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以苔察兒為御史大夫雄飛為侍御史曰卿等既為臺官職在直言朕

所行未善亦當極諫況百官乎汝宜體朕意人雖嫉汝朕能為汝地也元史

至元五年命張德輝議御史臺條例德輝奏曰御史執法官今法令未明何據而行此事行之不易陛下宜慎思之有頃復召曰朕慮之熟矣卿當力行之對曰必欲行之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謁毋令奏事諸局承應人皆得究治帝良久曰其徐行之同上

至元改元之五年秋七月憲臺肇建於以配肅天德用昭太微執法之象詔前平章政事塔察公為御史大夫曰中丞曰殿中侍御史以帖赤木八剌撥灰貳焉曰侍

御史曰治中曰監察御史純用漢人一切事宜率循舊
典其裏行十有二人令各舉所知以充員數 烏臺筆補序
元始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按察司時阿合馬專總財利
乃曰庶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如此事
何由辦廉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糾彈姦邪外則
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若去之使上
下專恣貪暴事豈可集耶阿合馬不能對 歷代名臣傳
至元五年始立臺建官設大夫一員從二品十九年陞
從一品至治後定置御史大夫二員設中丞從三品治
書侍御史從六品十九年陞中丞為正三品治書為正

六品大德十二年陞中丞為正二品治書侍御史為正三品至治後置中丞二員治書侍御史二員元百官志

大夫中丞為上臺侍御以下為下臺烏臺筆補

報午時省即起然後臺起六部視臺起然後部起同上

元御史臺掌糾察朝儀彈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內外刑獄所屬理斷不當有陳訴者付臺治之登聞檢院隸焉南京都察院志

明太祖吳元年設御史臺左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又有侍御史治書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十五年改都察院設監察御史八人以秀才李原明詹徽等為

之又分設十二道監察御史十七年陞正二品定設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左右各一人僉都御史左右各一人十二道各設監察御史建文元年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二年改為御史府設御史大夫革十二道置察院一御史二十八人改諸御史為拾遺補闕靖難後復故左右都御史掌風紀副僉都御史為之貳十三道監察御史有分道無專官一人常兼數道河南道獨掌內外考察之事十三道各奉其職明會典

都御史職專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

目風紀之司凡大臣姦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遇朝覲考察同吏部司賢否陟黜大獄重囚會鞫於外朝偕刑部大理讞平之蓋六部至重然有專司而都察院總憲綱惟所見聞得糾察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僉都御史銜者有總督有提督有巡撫有總督兼巡撫提督兼巡撫及經略總理贊理巡視撫治等員其奉勅內地撫巡外地各專其勅行事明職官志

明初設御史臺其後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

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爲都察院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七年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其巡撫自永樂十九年勑大臣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行天下考察官吏宣德初年添設漸多始命巡撫官每歲八月赴京議事初各處巡撫遣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而都御史之差多本院堂上官更代至正統十四年以後國家多事於各方面邊防有險要者始有專職鎮撫景泰四年以鎮守尚書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文移往來多礙於是盡改爲都御史初名

巡撫或名鎮守後定為巡撫兼軍務者加總督贊理掌糧餉者加總督兼理他如整飭兵備提督邊關及撫治流民等項皆隨事異名若邊境有事又有總督提督總制參贊贊理及經略巡視之名各處巡撫員缺廷推各衙門資望相應者陞補非復本院堂上官更代之舊矣廣治平略

明太祖諭御史臺臣曰為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二者相濟始克有成往見貪饕之徒常執謙下不拂人意葢緣所守不正恐舉劾其奸故為此取媚之態人喜其媚已以為賢則墮其術

中矣其不貪者自謂操守廉潔無敢誰何故與人言議稍有不合輒起爭端此雖剛強人惡其拂已以為不肖則失人矣　又謂憲臺劉基章溢周正等曰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憲臺凡揭紀綱法度以示百官猶射者之有正鵠也百司庶職操弓矢以學射者於臺憲何以異故審已不可以不慎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壞而民不得其安況或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智若甯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為酷虐終亦不免于公陰德子孫貴顯天道昭然至可畏也

宣德七年御製都察院箴歷代建官皆有御史任之耳目委以綱紀糾違繩衍激濁揚清用獻嘉言惟直與明祖宗之制有長有貳其下之屬凡十有四數達民隱察舉官邪必究大體毋刻毋頗必由中道毋過不及毋以賄遷毋以勢懾敦仁之存篤義之行冰霜之清松柏之貞凡爾憲臣敬慎以勗庶幾朝政資爾以肅婞婟緘默徒取充位職是用弛國則何賴必端諸己庶懋爾績庶輔予理

中外之官莫難於風憲莫危於風憲曷謂難人之所趨者不敢趨人之所樂者不敢樂人之所私者不敢

私所謂嶢嶢者易缺皎皎者易汚非難而何曷謂危入焉與天子爭是非出焉與大臣辨可否至於發人之奸聅人之爵奪人之官甚則罪人於死地一或不察而反以爲辜則終身無所控訴非危而何然君子居其官則思盡其職所謂危且難者固有所不避焉竭忠吐誠置死生禍福於度外庶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或奏對於殿廷之上平心易氣惟事上陳理誠直從容婉轉而益直理誠屈雖抗厲激切而益屈夫僥僥其色辭非惟有失事上之體而於已事亦無所益古之攀檻斷鞅曳車軔輪者皆務危事迫不

得已而為之茍事不至於是殆不可以為法南京都

察院條約

劉氏曰御史之官職古今屢變矣以御史掌書傳命而兼記事之職者周與戰國也以御史平章報奏而兼察劾之任者秦漢以來也唐之御史任彈劾之外而復兼訟獄之事宋之御史任彈劾之外而復兼諫諍之職此其官職沿革之大略也御史之官署古今屢變矣漢謂之御史府又謂之御史大夫寺謂之憲臺又謂之大司空府唐貞觀謂之御史臺天寶謂之肅政臺左臺以察朝廷右臺以察郡縣至宋則又有

臺院殿院察院之三院又有中臺西臺南臺之三臺此其官署沿革之大略也以其名之異則唐以御史大夫為臺長中丞為之副侍御史為之屬殿中以糾朝會班序監察以察祭祀獄訟而此外又有御史裏行之屬宋之御史大夫為空官中丞為臺長臺院有侍御史殿院有殿中侍御史察院有監察御史而此外又有御史知雜之類是其名之異也以言其任之重則漢之御史中丞入朝與尚書令司隸專席而坐北齊御史中丞出朝與皇太子丞相分道而行赤棒前呵則王公避路繡衣行部則守令解綬言及乘輿

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白簡飛霜豪强屏迹朱衣杲日奸邪授首是其任之重也博物典彙

南臺舊聞卷一

南臺舊聞卷二

北平　黃叔璥　玉圃輯

提綱二

御史大夫　左都御史

端門次東第一星爲左執法廷尉之象端門西第一星爲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史記天官書注

御史大夫秦官漢因之位次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故事選郡守高第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祿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帝從之

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更始至長安以隗囂為御史大夫建元元年光武東巡以張純視御史大夫從封禪禮畢罷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始復置之魏黃初二年又改御史大夫為司空末年復有大夫而吳有左右焉晉初省之此皆為三公非今御史大夫也 通典

高祖之制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是宰相之副事下御史御史白之丞相丞相得以可否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執法即中丞也中丞居殿中受事雖與人主親近權勢尊重然亦是御史大夫之屬事下中丞中丞白之大夫大夫亦得而可否之於是下之郡守下之諸侯王葢尊者行其尊而卑者行其卑也及其

後以御史大夫抗丞相之權對立而為兩府郡國事不上丞相而上御史御史得自以其意平章之太平經國書

漢繡衣直指即秦時御史大夫通典

諸乘傳者持尺五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前漢平帝紀

秦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漢光武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衆務隋百官志

自御史大夫改為司空遂專為政府之官不與臺涉歷代乃以中丞為臺長及隋避忠諱始復設大夫而省中丞閱史約書

御史大夫之職掌邦國刑憲典章之政令以肅政朝列

中丞為之貳凡天下之人有稱寃而無告者與三司詰之凡中外百僚之事應彈劾者御史言於大夫大事則方幅奏彈小事則署名而已若有制使覆囚徒則刑部尚書參擇之凡國有大禮則乘輅車以為之導唐六典

唐李華御史大夫壁記君以文明脁臨百官官糾其邪職在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所繫不惟咸行御史大夫其任也用舍决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錯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於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為君子羞政之雄雌與德輕重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職

副丞相丞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名舊號史足
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
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
之賢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
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
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
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徼
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左右肅
政罷置不恒從其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
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勳德

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一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

御史大夫宋初不除正員止為加官檢校官帶憲銜有至檢校御史大夫者元豐官制行亦並除去 宋職官志

御史大夫從二品朱衣直宣八人摔攏官四十人紫衫帽銀偏帶交椅用直背銀閒粧青絲縧結邀喝三人傘用朱浮圖與品官同惟直宣御史臺稱通引以傔使班祇人充御史中丞從三品引接六人摔攏官一十八人及邀喝服紫衫銀帶銀裹圈背交椅與品官同惟中丞

引從則給緋衫並用銀水罐鐁鑼盂盆牙杖骨朶大劍各兩對以次執之服皁衫帽塗金銅束帶 金儀衛志

時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統姚天福言於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首患陛下不急拯之久則紊不可理 元史

元世祖嘗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醫兩手的此其立臺之旨歷世遵其道不變自庚申帝御極燕帖木兒為相即用其弟買里古思為御史大夫太平既敗繼用伯顏為相即用其弟脫脫為御史大夫脫脫為相亦用其弟野先不花為御史大夫

及脫脫見與答麻矯詔酖之遂以答麻爲相即用其弟雪雪爲御史大夫當時國事已去矣嗟乎世祖設是官本以防權奸膠固黨與盤結之患使之有所防範擊刺以正國勢及其末世省臺要任乃皆萃於一門殊失養貓捕鼠畜犬防奸之意而使莽操懿温之倫居之已不逭順帝而後宗社爲墟也 鴻書

明初設左右御史大夫洪武十三年罷 續文獻通考

洪武中命湯和等爲御史大夫諭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正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爲

清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葢己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正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 春明夢餘錄

洪熙元年諭吏部咨訪可任都御史以聞曰都御史十三道之長都御史廉御史雖不才亦知畏憚今不才者無復畏憚矣特左都御史劉觀有貪名 明紀事本末

内閣張孚敬疏曰昔唐韋思謙為御史大夫見王公未嘗屈嘗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

偶乎宋杜衍為御史中丞宰相而下畏之曰不肯以恩意假人者也國朝顧佐為都御史在朝大臣有貪墨不法許穿緋衣當御前面加糾舉就行拏問故都御史凡衣緋入朝之日必有糾舉大臣莫不股慄今此職不舉故大臣無忌憚朝多貪墨如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故掌院官必在得人始能倡率撫巡揚厲百司其守令等官一有慢令害民者撫巡官即按之無戈撫巡官一有不奉法者掌院官即按之無貸則法無往不行矣同上

事蹟

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欲廢太子而立之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群王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

綱目

丙戌以鼂錯為御史大夫丁亥七國反殺鼂錯初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帝即位錯說上曰吳王驕溢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之人謀作亂今

削之反不削亦反削之反急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七國反以誅錯為名袁盎請斬之 同上

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大行王恢議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上許之 前漢書

張歐元朔中為御史大夫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同上

元朔三年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春罷蒼海郡時通西

南夷東至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疲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 綱目

卜式傳元鼎中徵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筭可罷上繇是不悅式 前漢書

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同上

魏相遷御史大夫時霍光子禹復為大將軍光子山秉樞機諸壻據權勢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

夜詔門出入相因平息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今霍氏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 同上

神爵三年蕭望之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為

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同上

宣帝之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即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訐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耶太平經國書

杜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氏族博考

貢禹為御史大夫言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純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奸臣遠放諂佞放出園林之女罷倡樂絶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惟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前漢書

元帝時華陰守臣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直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

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内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奸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同上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上幸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言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

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
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
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上乃從橋同上

谷永疏言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
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少府薛宣材茂行絜達
於從政舉措時當有退食自公之節無私黨游說之助
惟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同上

朱博為大司空奏言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總
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
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

令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為百僚率哀帝從之乃更博為御史大夫

同上

丞相王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上感其言止數月卒下詔封賢高安侯孫寵方陽侯息夫躬宜陵侯

漢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崇 困學紀聞

魏元忠聖歷二年遷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威明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横甚元忠笞殺之權豪懾服 唐書列傳

崔隱甫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始置獄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掘諸獄 同上

韋陟除御史大夫將軍王去榮殺其縣令帝將宥之陟曰昔漢高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殺人者生恐非所宜 同上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之答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 潛確類書

至德元載顔真卿至鳳翔謁帝還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日不暇給真卿繩治如平日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為達識 唐書列傳

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方挺無所屈元載所厚栖筠并劾之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顔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為法 同上

李勉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敕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不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修具朝恩啣之 同上

元和初名李元素為御史大夫大夫自貞元難其人不補而元素以夙望名拜中外企聽風采既而一不建白為容容持祿人人失望 同上

自唐初來歷五院惟二人李朝隱張延賞五院謂監察殿中侍御史中丞大夫也 南部新書註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悰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驚喜

泣下致堂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悰李宗閔之黨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掇取之以文饒為人大槩觀焉無此事必矣愚按此事出張固所撰幽閒鼓吹雜說不足信也

困學紀聞

文宗謂宰臣曰牛僧孺可為御史大夫鄭覃曰頃為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帝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白孔六帖

大中中李景讓進御史大夫視事劾免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栯威肅當朝貴戚有看街樓閣皆泥之畏其糾彈 唐書列傳

天成元年以李琪爲御史大夫自後不復除五代史

至元十四年相威拜行臺御史大夫乃上奏曰陛下以臣爲耳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司爲耳目倘非其人是臣之耳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命御史臺清其選每除目至必集幕僚御史議其可否不協公論者即劾去之元史列傳

至順四年脫脫進御史大夫仍提調前職大振綱紀中外肅然扈從上都還至雞鳴山之渾河帝將畋于保安州馬蹶脫脫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於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同上

鐵木兒塔識至元五年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大體不為苛嬈以立聲威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籍其妻孥祖宗聖制父子罪不相及請除之著為令同上

太平姓賀氏名惟一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固辭特賜姓蒙古而改其名 同上

明太祖率諸將進攻集慶路馮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元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死之太祖嘉福壽之忠為棺衾以禮葬之并建祠 明紀事本末

建文二年御史大夫練子寧執李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 南京都察院志

宣德二年上問朝臣中可使掌憲者士奇曰顧佐廉公有威乃以佐為都御史與璽書於是考察御史不職者二十餘人憲臺肅清 廣治平略

成化十三年左都御史李賓奏擬妄報妖言者坐斬時西廠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無藉者多為贋書誘愚民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冤死相屬無敢言者故賓奏之 明紀事本末

弘治元年馬文升為左都御史是春帝籍田雜劇出狎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二御史糾儀下獄文升言即位之初不宜專罪言官遂得釋 明通紀

弘治時戴珊為左都御史一日與劉大夏侍坐帝曰時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見客何害袖出白金賚之曰少佐而廉且囑勿廷謝曰恐為他人所忌也 明史列傳

正德年間少保胡世寧官左都御史時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為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

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同上

萬歷末朝政廢弛都御史自温純去後八年不置代至四十年十二月外計期迫始命孫瑋以兵部尚書掌左都御史事瑋素負時望方欲振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言路大橫明年即予告歸同上

趙南星拜左都御史天啟三年大計京官以故給事中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吏科魏應嘉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凶論卒置四人不謹巡方向有題薦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陝西高弘圖山

西徐揚先宣大李思啟河東劉大受復踵行如故南星並劾奏之巡方者始知畏法 同上

鄒元標拜左都御史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已言丁巳京察專禁錮異已請收録章家楨丁元薦史記事等二十二人諸臣多獲昭雪孫慎行之論紅丸也元標亦上疏言元輔方從哲不伸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何以自解於世語極激切及陛辭上老臣去國情深疏歷陳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為傳誦 同上

高攀龍辭免重任疏都御史者天下之事皆得而言之臣工之邪皆得而糾之居此位者自心先無陰私

而後可以潛消人之陰私自心先無隔礙而後可潛通人之隔礙至於御史簪筆朝端公論之明聽由之持斧寓内一方之安危由之必為之長者聯為一體萃為一心惟君國之是殉毋身家之苟營而後可弘濟於艱難不然御史之失職即都御史之失職此之關係何如重大乃以臣之薄劣當之是易所謂覆餗者也　又自請罷黜疏御史陳九疇論新推山西巡撫謝應祥及文選司員外夏嘉遇與九疇互相奏辨事隨奉嚴旨處分矣臣諫臣之長以諫為職當有顯諫顧伏而思之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怒為

子者當夔夔齋慄待親心之自明親怒之自霽何可更為激憤臣又伏而思之九疇疏中有背公植黨之語前代往往以黨之一字空善類傾人國亦由當時大臣過激以速成其禍今日何可別為激憤然而臣之職失矣伏乞即將臣罷斥以為人臣不盡其職者之戒

御史崔呈秀按淮揚還攀龍發其穢狀呈秀走忠賢所為義兒遂摭謝應祥事謂攀龍黨趙南星詰責引罪去呈秀必欲殺之竄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緹騎往逮攀龍聞而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乃衣冠自沉於池

遺表云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 明史列傳

崇正元年曹于汴拜左都御史振舉憲規約束僚吏臺中肅然明年京察力汰匪類忠賢餘黨幾盡仕路爲清故御史高捷史䇯陰邪爲清議所擯吏部尚書王永光力薦之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咨取于汴惡其人卒持不予兩人遂日夜謀傾目爲西黨謝事去于汴操履粹白立朝正色不阿有古大臣風 同上

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言六事曰建道揆京師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臣請亟復之以昭聖明致治

之本曰貞法守立焚錦衣刑具清一切獄詞專聽法司
不必下錦衣曰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
九卿科道會詳之後乃付司寇司寇議辟始得收繫此
於僇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曰清伏奸凡禁地匿名文
書請一切立毀曰懲官奸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
多愈巧臣請為風聞彈劾之惟祈嚴斷曰飭吏治今吏
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鍰已復為常例矣至於
營陞謝薦巡方御史尤甚臣請以風憲受賍之律為回
道考察第一義上是之 明紀事本末
姜埰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都御史劉宗周約九卿共

救入對反覆力諫帝怒革職歸二年京師陷宗周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兵討賊福王起故官宗周以大讐未報不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加據形勝以規進取重屏藩以資彈壓慎爵賞以肅軍情劾舊官以立臣紀娓娓數千言又劾馬士英阮大鋮奸邪賣國及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等諸桀驁不法狀傑輩恚甚乃遣客往刺宗周時在丹陽終日危坐無惰容至者不敢加害而去明年南都亡遂絶食二十三日而死　明史列傳

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爲憲臣去國可惜疏言聖上

起劉宗周於廢籍而爲風紀之長臣適奉差在外遠邇相傳無不加額以爲聖朝美政葢宗周四朝耆舊一介孤清事必合乎古人行必準諸理道其迹似迂其氣近戇要本之忠君愛國而其學無欺昨蒙召對語詞過激衆爲之危仰賴聖度寛容不加嚴譴在宗周不知如何感激如何追悔行且青衣小帽策蹇就途臣見近年來署位之間規利圖便恬不爲非以致是非不明功罪罔定外邊内賊相因益熾自舊臣登用始知人間有廉恥事今宗周就職未久突不得黜落職遠去士類能無共惜至僉憲臣金光宸氷蘗爲

心藎桂成性徃年按豫愛民如子嫉貪如仇一時璺吏望風解綬豫之人官於京者類能言之幸於摧折之餘俾以佐憲之任今亦以語言失檢同時獲罪在二臣戀主固有熱腸而恬退亦其本性但兵戈壓境之日豈放逐舊臣之時伏望聖慈矜其小過録其生平允大小臣工之請還兩臣原舊之職必能益厲晚節振揚風紀所裨于國是不小矣上令部議處罰俸三月又次日劉公騎一驢一僕負被襆出順成門金公降調聞報歸春明夢餘録

李邦華為左都御史都城被兵即日請督東南援兵入

衛力疾上道抵九江左良玉潰兵欲東下留都文武大
吏相顧愕眙邦華乃草檄告良玉責以大義用便宜發
九江庫銀十五萬餉之開誠慰勞一軍遂安及賊陷山
西邦華客疏請帝倣永樂朝故事太子監國南都未得
命都城陷走文信國祠三揖曰邦華請從先生於九京
矣為詩曰堂堂丈夫兮聖賢為徒忠孝大節兮誓死靡
渝臨危授命兮吾無愧吾遂投繯而絕 同上

南臺舊聞卷二